

第四十七屆

「油畫」已經進入豐收期—評第 47 屆省展

評審委員：郭軻

省美展是藝苑中最萬茁壯的一株老樹，它的根，深植於台灣光復之前；正像中華民國全國美展，源自於抗戰時期的重慶。奈何時空在移，時事在變，但國人對藝術推進的期望未改，對藝術創性的鼓勵有加，尤其是省美展，在近半世紀如一日的殷勤灌溉中，業以嚐到豐碩的成果。

追溯所有從事藝術生涯，默默耕耘的人們，歷經青年、壯年、以至老成……他(她)們由成長乃至成熟，都離不開教育(水分)的栽培，良師益友(陽光)的切磋，和社會(空氣)的掌聲鼓舞；三者造成藝術的生命，似乎缺一不可。

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，曉喻成長之難，而「樹藝」則是難中三最，因為它要從樹「人」的行列中突顯出異樣約成績，結出空前的碩果，也等於開發出空前的智慧，有非人定所能必期和預估者…。

像歷史上的忽焉文風薈萃，人才輩出！又或意氣凋蔽，寂然無繼，究其實，悉為「文化建設」上的實踐問題；亦正如理解國族的盛衰與「創性」的有無；亦如同理解耕耘時期和收穫季節是兩種不同的關劃，類此皆屬「文化建設」上的重大課題……。

西方畫壇，在廿世紀蓬勃多變的發展中，的確影響國人在繪畫創作上展現了長足的進步。這是接力競走，努力不懈的成就；在將近百年的西畫學習中，我們正在節節升高，就速度而言，我們正在邁向並駕齊驅的時刻。

回顧歷屆評審來，近幾屆(約在最近七至五年)獲獎作品的水準，陡然上昇，進步神速！的確在大幅(百號)的作品中，已能運作嫻熟，顯現自我。這當然也成為決審時的負擔加重；由優選，到前三名的產生，誠屬伯仲之間；著力處，必須反覆推敲，不僅要直觀，而且要研讀，因為他(她)們的處理畫面能力，已經能夠在題旨、內涵，與技法上，使三者融合無間，閃亮起不同的效果。

有感人的細膩，有逼人的氣勢，不同的心靈，多樣的效果，油畫在東方百年的推展中，確已果實纍纍，予人豐收之感。於此同時，也令人不禁關懷到"收穫季"在文化建設上，是一項新的課題；如何迎接勝利與掌握成果，它不同於培育，而是另一種運作的專題，不能等閒視之！

本屆入選，由上屆百分之廿增為百分之廿五強，是因為普遍程度提高。決選公佈之後，各委員異口同聲，說「妙」！

巧的是，第一名題材是「人物」、第二名是「動物」、第三名是「風景」。

第一名傅作新，畫題：《這悲傷世界》緊密的構成，卻表現出疏離的生態，退色的記憶猶新，表現在無奈的深沉、暗淡之中，人物造形在真實和想像(圖象(像))中，有微妙的區分，這是靜中求動，用理性隱喻著憂傷、創痛與淒楚之美，這是相當結實、統一，值得細品的作品。

第二名柯榮豐，他的《大(火)雞》在朦朧的統調中，造形與變形熟練、暢達。肌里結實，構成輕鬆，聚散有緻，這是走出寫生，邁入「創作」的範例。它

的突出處，更在於生界與人間的氣息相連……

第三名《盛夏裡的植物圈》，柯適中把植物園裡的夏，以寫意的手法，表現炎炎盛暑的凝靜幽雅。柳蔭、荷香，在緊密的空間裡，用色與筆觸瀟灑（灑）而深入，有最濃的東方畫意。請細研近景的疏籬、殘線，具備書法的強弱變化，有神來的效果。

因為限於篇幅，其它七位優選，不及詳述，好在主辦學位將彙編成冊，想也會把優選作品一併刊印；觀賞時，倘能作細研精讀，自然也會比較出各有所長，效果不同。它們和前三名，決非五十步與百步之差，而是在伯仲與雁行之間。

完稿於師大美術系第一研究室 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